大易擇言

二三

詳校官給事中臣戴　璐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擇言卷二十五

上元程廷祚撰

䷮ 坎下兌上

困亨貞大人吉有言不信

正義 北海鄭氏曰君子雖困居險能說是以通而无咎也

衡水孔氏曰困者窮厄委頓之名道窮力竭不能自濟故名為困小人遭困則窮斯濫矣君子遇之則

不改其操處困而不失其自通之道故曰困亨處困而能自通必是履正體大之人能濟於困然後得吉而无咎故曰貞大人吉无咎處困求濟在於正身修德若巧言飾辭人所不信則其道彌窮故以有言不信也

伊川程子曰如卦之才則困而能亨且得貞正乃大人處困之道也故能吉而无咎大人處困不惟其道自吉樂天安命乃不失其吉也況隨時善處復

有裕乎有言不信當困而言人誰信之

紫陽朱氏曰困者窮而不能自振之義坎剛爲兌柔所揜九二爲二陰所揜四五爲上六所揜所以爲困坎險兌說處險而說是身雖困而道則亨也二五剛中又有大人之象占者處困能亨則得其正矣非大人其孰能之有言不信又戒以當務晦默不可尚口益取困窮

折中曰彖困亨者非謂處困而能亨也蓋困窮者所以

動人之心忍人之性因屈以致伸有必通之理也然
惟守正之大人則能進德於困而得其所以可通者
爾

彖曰困剛揜也險以説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
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正義　潁川荀氏曰剛揜謂二五為陰所揜也
伊川程子曰卦所以為困以剛為柔所揜蔽也剛陽
君子而為陰柔小人所揜蔽君子之道困窒之時

也下險而上說為處險而能說雖在困窮艱險之
中樂天安義自得其說樂也時雖困也處不失義
則其道自亨困而不失其所亨也能如是者其惟
君子乎君子大人通稱困而能貞大人所以吉也
蓋其以剛中之道也五與二是也非剛中則遇困
而失其正矣當困而言人所不信欲以口免困乃
所以致窮也以說困故有尚口之戒

折中曰案諸卦二五剛中皆為陰揜者惟困與節然以二體言之則節坎陽居上兌陰居下此困所以獨為剛揜也視荀氏說尤精

愚案剛揜有二君子而揜於小人則世道之困也道心而揜於人心則心德之困也困卦之說不主世道而主心德

餘論

南軒張氏曰唯大人能處困凡人處之大則失節小則憂隕以中不剛耳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正義山陽王氏曰澤无水則水在澤下水在澤下困之象也處困而屈其志者小人也君子固窮道可忘乎

紫陽朱子曰水下漏則澤上枯故曰澤无水致命猶言授命言持以與人而不之有也能如是則雖困而亨矣

何氏元子曰致猶委也人不信其命則生死禍福營為百端居貞之志何以自遂令一委之命則不以

命貳志者夫且能以志立命

愚案致有極之意有取與納之意此言致命朱子以為授何氏以為委皆納意也而何氏語尤明顯君子之困必非自取故當委之於命若小人則不得藉口於此矣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正義 紫陽朱子曰臀物之底也困於株木傷而不能安也

初六以陰柔處困之底居暗之甚故其象占如此

平菴項氏曰初六在坎下故爲入於幽谷即坎初爻入於坎窞也

折中曰案詩云出於幽谷遷於喬木初不能自遷於喬木而唯坐困株木之下則有愈入於幽谷而已隂柔處困之最下故其象如此在人則卑暗窮陋而不能自拔者言臀者况其坐而不遷也

愚案初六以陷體而居困之最下入于幽谷言其不知有天德以至於此故象曰幽不明也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正義伊川程子曰幽不明也謂益入昏暗自陷於深困也明則不至於陷矣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

辨正愚案卦中凡剛爻皆所謂困而不失其所亨者二以坎之主爻居下卦之中陷於困矣然非常人之所謂困也譬之酒食醉飽過度其樂鬱而未暢此君子抱道而未得志之象也其時德足於中不患世

无求我者故曰朱紱方來而君子之心惟宜用其精誠於內而不可少慕於外故曰利用亨祀而有所行則為非時而動故凶　无咎二字疑衍蓋上文意義已足故也

存疑　紫陽朱子曰困於酒食厭飫苦惱之意酒食人之所欲然醉飽過宜則是反為所困矣朱紱方來上應之也九二有剛中之德以處困時雖无凶害而反困於得其所欲之多故其象如此而其占利以亨

祀若征行則非其時故凶而於義則无咎也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辨正　愚案中有慶者言德足於身一時雖未通達而卒致朱紱之來酒食之困不足以為困也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辨正　愚案六三乘暗處極險之時而妄有所為石之無情不可親也蒺藜之能傷人不可以為援也而困焉據焉適所以益其困而已入於其宮不見其妻言

至於此則身心喪而家必亡也其凶爲何如乎石
與蒺藜皆陰物六之况也妻亦六之况也舊說指
上下剛爻似不必
存疑
伊川程子曰六三以陰柔不中正之質處險極而用
剛居陽用剛也不善處困之甚者也石堅重難勝
之物蒺藜刺不可據之物三以剛險而上進則二
陽在上力不能勝堅不可犯益自困耳困於石也
以不善之德居九二剛中之上其不安猶藉刺據

於蒺蔾也進退既皆益困欲安其所益不能矣宮其居所安也妻所安之主也知進退之不可而欲安其居則失其所安矣進退與處皆不可唯死而已其凶可知

紫陽朱子曰陰柔而不中正故有此象而其占則凶石指四蒺蔾指二宮謂三而妻則六也其義則繫辭備矣

象曰據于蒺蔾乘剛也入於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辨正 愚案乘者駕而上之之辭剛天德也六三以天德為不足用而悍然出於其上故曰乘剛言其妄行如此未有不至於極困者也此釋爻辭前二句單舉據於蒺蔾省文也舊說遂以蒺蔾指九二非是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辨正 愚案卦以剛揜為義故凡剛爻之用皆有未足九四說體之剛而所居又非剛之正位其用尤為不足而易至於困來徐徐者言其進之緩也困於金車

以金為車則其來之緩可知如是亦可吝矣然其體本剛一旦自致於中正則脱於困无難也故曰有終舊説未可信

存疑 紫陽朱子曰初六九四之正應九四處位不當不能濟物而初六方困於下又為九二所隔故其象如此然邪不勝正故其占雖為可吝而必有終也金車為九二象未詳疑坎有輪象也

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辨正愚案四初離下卦之陷體又以居非剛位不能自振故曰志在下也然而本心之天德終必起而為之助故曰有與也

存疑伊川程子曰四應於初而隔於二志在下求故徐徐而來雖居不當位為未善然其正應相與故有終也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辨正愚案五雖居中正之位而猶為剛揜一時未能盡達

於外而滿其所欲劓刖一形之見傷喻德之未光也赤紱所以蔽體困於赤紱言欲有未滿則反而求諸其身如孟子所謂愛人不親反其仁之類所以養其德者如此則不患於德之不光困之不出而可受福矣故曰乃徐有說利用祭祀也　紱宜作禮玉藻赤紱幽衡之韍一謂之韠古人之蔽膝也祭服所用二文紱字與此同義變朱言赤者因取象有别而異其文非有他也祭祀與亨祀雖變文

而亦无異義觀象傳於二言有慶於五言受福語義相同可知

存疑

伊川程子曰截鼻者劓傷於上也去足為刖傷於下也上下皆掩於陰為其傷害劓刖之象也五君位也人君之困由上下无與也赤紱臣下之服取行來之義故以紱言五雖在困而有剛中之德六有九二剛中之賢道同德合徐必相應而來共濟天下之困是始困而徐有喜說也

紫陽朱子曰劓刖者傷於上下下既傷則赤紱无所用而反為困矣九五當困之時上為陰揜下為乗剛故有此象然剛中而說體故能遲久而有說也占其象中又利用祭祀久當獲福

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辨正 愚案中直即中正也與同人九五同此言五爻天德未光不可不謂之困乃能反求諸身而終有以濟

之實以天德之在我而非由外鑠矣故曰乃徐有

說以中直也

存疑

伊川程子曰始為陰掩无上下之與方困未得志之

時也徐而有說以中直之道得在下之賢共濟於

困也不曰中正與二合者云直乃宜也直比正意

差緩

上六困於葛藟於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

正義

紫陽朱子曰以陰柔極處故有困於葛藟於臲卼曰

動悔之象然物窮則變故其占曰若能有悔則可以征而吉矣

辨正

愚案上六陰柔德不足而困於高位於葛藟於臲卼可謂不安之甚矣其所處固已有悔使復妄動於悔之中豈不愈有悔乎曰動悔有悔能時克兢惕之心則有所行而吉言當安靜以守其天德此去困之本也所謂困而不失其所亨也

象曰困於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辨正 愚案未當者言上六德不足而處高位也吉宜作志
志行者言能求其心德則易悔而為吉矣

䷯ 巽下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
其瓶凶

正義 北海鄭氏曰井以汲人水无空竭猶人君以政教養
天下惠澤无窮也
衡水孔氏曰此卦明君子修德養民有常不變終始

无改養物不窮莫過乎井故以修德之卦取譬名之井焉

伊川程子曰井之為物常而不可改也邑可改而之他井不可遷也故曰改邑不改井汲之而不竭存之而不盈无喪无得也至者皆得其所往來井井也无喪无得其德也常往來井井其用也周常也周也井之道也汔幾也繘綆也井以濟用為功幾至而未及用亦與未下繘於井同也君子之道貴

乎有成所以五穀不熟不如夷稗掘井九仞而不
及泉猶為棄井有及物之用而未及物猶无有也
羸敗其瓶而失之其用喪矣是以凶也羸毀敗也
紫陽朱子曰井者穴地出水之處以巽木入乎坎水
之下而上出其水故為井改邑不改井故无喪无
得而往者來者皆井其井也汔幾也繘綆也羸敗
也汲井幾至未盡綆而敗其瓶則凶也其占為事
仍舊无得喪而又當敬勉不可幾成而敗也

建安邱氏曰改邑不改井井之體也无喪无得井之德也往來井井井之用也此三句言井之事汔至亦未繘井未及於用也羸其瓶失其用也此二句言汲井之事案此以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兩句為二義與程傳同然不如本義

辨正

愚案繫辭傳云井德之地也言德自此而出也故先儒有謂此卦為言盡性之事者甚為有理蓋井以水輸民之用性以德給人之求象本相似改邑不改井事物雖无定形而性之在我者常定也无喪

无得往來井井此申不改井之義言未發之中本
无增减感物而動往來无窮而性自若其故也然
人皆有性而或為情欲所蔽或為事故所牽欲見
其性而不能或終於失其性者多矣故曰汔至亦
未繘井羸其瓶凶又有依據大象主人君養民立
論者然言性功而王道在其中矣

通論 雲峯胡氏曰澤无水為困命也井則有水性也知困
之義則知安命知井之義則知盡性易性命之書

而言之明且切者莫二卦若也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巽入於水下而上其水者井也井之養於物不有窮已取之而不竭德有常也邑可改井不可遷亦其德之常也二五之爻剛中之德其常乃如是卦之才與義合也井以濟用為功水出乃為用未出則何功也瓶所以上水而致用也羸敗

其缾則不爲用矣是以凶也

餘論 紫陽朱子曰无喪无得往來井井兩句意與不改井同故不復出

折中曰井唯有常故其體則无喪无得其用則往來井井王道惟有常故其體則久而无斁其用則廣而及物故言改邑不改井足以包下二者

愚案剛中專指九五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正義 伊川程子曰君子觀井之象法井之德以勞徠其民而勸勉以相助之道也勞徠其民法井之用也勸民使相助法井之施也

紫陽朱子曰木上有水津潤上行井之象也勞民者以君養民勸相者使民相養皆取井養之義

秀巖李氏曰勸相即相友相助相扶持之意

辨正 紫陽朱子曰木上有水井說者以為木是汲罷則前面却有瓶瓶自是瓦罷此不可曉想只是說水之

津潤上行至那水之杪這便是井水上行之象
又曰草木之生津潤皆上行直至樹末便是木上有
水之義如菖蒲葉每晨葉尾皆有水如珠顆雖藏
之密室亦然非露水也問如此則井之義與木上
有水何預曰木上有水便如水本在井底能汲上
汲上來給人之食故取象如此
愚案木上有水以朱子津潤上行之說為正水上於
木所以養木猶井之能養人也故勞民勸相君子

法之而為養人之事此處不必更取汲水之罷若

鄭氏以巽木為桔槔釋彖傳之巽乎水而上水其

說本誤蓋彖傳惟取巽之入不取木之象也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正義 伊川程子曰井與鼎皆物也就物以為義六以陰柔

居下上无應援无上水之象在井之下有泥之象

井水之上人獲其用禽鳥亦就而求焉舊廢之井

人既不食水不復上則禽鳥亦不復往矣

紫陽朱子曰井以陽剛為泉上出為功初六以陰居下故為此象蓋不泉而泥則人所不食而禽鳥亦莫之顧也

虛齋蔡氏曰井以陽剛為泉而初六則陰柔也故為井泥為舊井井以上出為功而初六則居下故為不食為无禽

辨正　愚案崔氏憬曰禽古擒字禽猶獲也觀象傳以時舍釋无禽則崔氏之說可用諸家皆以為禽鳥之禽

疑誤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正義　衡水孔氏曰下也者以其最在井下故為井泥也時舍也者人既不食禽亦不向是一時共棄舍也

伊川程子曰以陰而居井之下泥之象也

紫陽朱子曰言為時所棄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

正義　伊川程子曰二雖剛陽之才而居下上无應而比於

初不上而下之象也井之道上行者也澗谷之水
則旁出而就下二居井而就下失井之道乃井而
如谷也鮒或以為蝦或以為蟇井泥中微物耳射
注也如谷之下流注於鮒也甕敝漏如甕之破漏
也剛陽之才本可以養人濟物而上无應援故不
能上而就下是以无濟用之功如水之在甕本可
為用乃破敝而漏之不為用也
紫陽朱子曰九二剛中有泉之象然上无正應下比

初六功不行故其象如此

折中曰案井谷者出中出水之穴竅也井能出水則非泥井也而其功僅足以射鮒者上无汲引之人如瓶甕之敝漏然則不能自濟於人用也決矣

愚案井愈上而後有功二雖陽剛位則在下其水僅足以射井底之遊魚而已況汲之者乃敝漏之甕其无用可知矣

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五陽剛之才本可濟用若上有與之者則當汲引而上成井之功矣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辯正 愚案漢書云去卑辱與渫而登本朝渫者污也解易者乃以渫為不停污殆不可曉此卦下三爻初六最下為井泥九二微有水為井谷九三已有水為井渫皆井之不被於用者若以井渫為不停污與井洌何異乎此言爻至九三已非无水而停污不

治莫為人用有足悲者又言治污之道在除舊以生其新則惟有汲之而已王有汲井之任者也誠能自明其德以新民則天下豈不並受其福哉古者田以井授天下一大井也故聖人觀象而言明焉

存疑

伊川程子曰三以陽剛居得其正是有濟用之才者也在井下之上水之清潔可食者也井以上為用居下未得其用也陽之性又有志應上六處剛而

過中汲汲於上進乃有用才而切於施為未得其
用則如井之渫治清潔而不見食為心之惻怛也
三居井之時剛而不中故切於施為異乎用之則
行舍之則藏者也故明王用人豈求備也故王明
則受福矣已得行其道君得享其功下得被其澤
上下並受其福矣
紫陽朱子曰渫不停污也井渫不食而使人心惻可
用汲矣王明則汲井以及物而施者受者並受其

福也九三以陽居陽在下之下而未爲時用故其

象占如此

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正義 紫陽朱子曰行惻者行道之人皆以爲福也

愚案九三處非其位而蔿目於天下之故不過等於

行道之嘆息而已是以願治之極而求王明也聖

人之情見乎辭矣

六四井甃无咎

正義會稽虞氏曰修治也以瓦甓壘井稱甃

伊川程子曰甃砌累也謂修治也四雖才弱不能廣濟物之功修治其事不至於廢可也若不能修治廢其養人之功則失井之道其咎大矣居高位而得剛陽中正之君但能處正承上不廢其事亦可以免咎也

紫陽朱子曰以六居四雖得其正然陰柔不泉則但能修治而无及物之功故其象為井甃而占則无咎占

者能自修治則雖无及物之功而亦可以无咎矣

通論 東坡蘇氏曰修潔也陽爲動爲實陰爲靜爲虛泉者所以爲井也動也實也井者泉之所寄也靜也虛也初六最下故曰泥上六最上故曰收六四居其間而不失正故曰甃甃之於井所以禦惡而潔井也井待是而潔故无咎

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辨正 愚案井甃者修井之外也四已交外體故云外之不

修則中之所存者不潔四之甃所以无咎也解者多謂四但能自修而无及物之功本旨反晦○三末甃故停汚五已甃故井洌

九五井洌寒泉食

正義 伊川程子曰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位其才其德盡善盡美井洌寒泉食也洌謂甘潔也井泉以寒為美甘潔之寒泉可為人食也於井道為至善也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寒泉而可食井道之至善者也九五中正之德為至善之義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正義　山陽王氏曰處井上極水已出井井功大成在此爻矣故曰井收也幕猶覆也不擅其有不私其利則物歸之往无窮矣故曰勿幕有孚元吉也

伊川程子曰井以上出為用居井之上井道之成也收汲取也幕蔽覆也取而不蔽其力无窮井之施

廣矣大矣有孚有常而不變也博施而有常大善之吉也夫體井之用博施而有常非大人孰能他卦之終為極為變唯井與鼎終乃為成功是以吉也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以大善之吉在卦之上井道之大成也井以上為成功

大易擇言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擇言卷二十六

上元程廷祚撰

䷰ 離下兌上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正義 伊川程子曰革者變其故也變其故則人未能遽信故必已日然後人心信從弊壞而後革之革之所以致其通也故革之而可以大亨而利於正道則

得去故之義无變動之悔乃悔亡也革而无甚益猶可悔也况反害乎古人所以重改作也

紫陽朱子曰革變革也兊澤在上離火在下火然則水乾水决則火滅中少二女合為一卦而少上中下志不相得故其卦為革也變革之初人未之信又以其内有文明之德而外有和說之氣故其占為有所更革皆大亨而得其正所革皆當而所革之悔亡也一有不正則所革不信不通而反有悔

矣

蒙齋李氏曰已日者已可革之時也先時而革則人疑而罔孚故已日乃孚元亨利貞者謂窮則變固有大通之道而利於不失政也正則其悔亡矣

辨正

愚案事不至可革之甚聖人未敢輕動已日乃孚亦如天時春必已盡然後革而為夏也先儒據輔嗣即日不孚之說以為革之已日其義未安況六二明言已日乃革 折中謂卦辭爻辭不應互異洵

定論矣

通論

何氏元子曰已日即六二所謂已日乃孚即九三九四九五所謂有孚也悔亡即九四所謂悔亡也所以云已日者變革天下之事不當輕遽乃能信孚於人乃難辭也下三爻方欲革故而為新故有謹重不輕革之意上三爻則故者已革而為新矣九四當上下爻之交正改命之時故悔亡獨於九四見之即彖傳所云革而當其悔乃亡也

存異 漢上朱氏曰巳日先儒讀作巳事之巳當讀作戊巳之巳十日至庚而更更革也自庚至巳十日浹矣巳日者浹日也 案此說近鑿學者從先儒可也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巳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正義 伊川程子曰澤火相滅息又二女志不相得故為革

息為止息又為生息物止而後有生事之變革人心豈能便信必終日而後孚在上者於改為之際當詳告申令至於已日使人信之人心不信雖強之行不能成也文明以說以卦才言革之道也離為文明兌為說文明則理无不盡事无不察說則人心和順革而能照察事理和順人心可能大亨而得貞正如是變革得其至當故悔亡也天地陰陽推遷變易而成四時萬物於是生長成終各得其

宜革而後四時成也王者之興受命於天故易象謂之革命湯武之王上順天命下應人心順乎天而應乎人也故贊之曰革之時大矣哉

餘論

紫陽朱子曰革之象不曰澤在火上而曰澤中有火蓋水在火上則水滅了火不見得火炎則水涸之義澤中有火則二物並在有相息之象

又曰革是更革之謂到這裏須盡翻轉更變一番所謂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小補之者謂

扶衰救弊逐些補緝如錮露家事相似若是更革
則須徹底從新鑄造一番非止補其罅漏而已
雲峰胡氏曰彖未有言悔亡者唯革言之革易有悔
也必革而當其悔乃亡當字即是貞字一有不貞
則有不信有不當者也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正義 會稽虞氏曰歷象謂日月星辰也天地革而四時成
故君子以治歷明時也

伊川程子曰水火相息為革革變也君子觀變革之象推日月星辰之遷易以治歴數明四時之序也夫變易之道事之至大理之至明跡之至著莫如四時觀四時而順變革則與天地合其序矣

餘論

紫陽朱子曰治歴明時非謂歴當改革蓋四時變革中便有個治歴明時的道理

初九鞏用黄牛之革

正義

新蔡干氏曰在革之初未可以動故曰鞏用黄牛之

革

劉氏長民曰下非可革之位初非可革之時要在固守中順之道而不敢有革也

伊川程子曰變革事之大也必有其時有其位有其才審慮而愼動而後可以无悔九以時則初也動於事初則无審愼之意而有躁易之象以位則下也无時无援而動於下則皆有僭妄之咎而无體勢之重以才則離體而陽也離性上而剛體健皆

速於動也其才如此有為則凶咎至矣蓋剛不中而體躁所不足者中與順也鞏局束也革所以包束黃中色牛順物鞏用黃牛之革謂之中順之道自固不妄動也不云吉凶何也曰妄動則有凶咎以中順自固則不革而已安得便有吉凶乎

紫陽朱子曰雖當革時居初无應未可有為故為此象鞏固也黃中色牛順物革所以固物亦取卦名而義不同也其占為當堅確固守而不可以有為

聖人之於變革其謹如此

辨正

愚案六二言已日乃革之則初爻乃當革而未可即革之時也鞏用黄牛只重時未可革若以位與才言則在已先有自用自專之弊勢不足以有為矣遑問其事之當革不當革乎程傳義有未安

餘論

折中曰案更改之義有取於革者革鳥獸之皮也鳥獸更四時則皮毛改換堯典希革毛毨之類是也六爻

取象於牛虎豹者以此牛之皮至堅韌難以更革者
也以之繫物則固故遯二之執用者似之以之裹物
則密故革之鞏用者似之

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為也

正義 東谷鄭氏曰當革之始遽革而人未必信固執中順
之道循理而變通可也自我有為不可也於革之
初言之欲其謹於始也

通論 雲峰胡氏曰革取卦名而義不同猶噬嗑而取市合

之義也易道尚變故賁之爻有不賁者存損之爻有不損者存而革亦不專言革也反其義而黄牛之革六柔順而二中正中順之道所固有也革初九鞏用黄牛之革離性上而剛不中中順之道所不足也不可有為惟可固守順之道而已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正義 紫陽朱子曰六二柔順中正而為文明之主有應於上於是可以革矣然必已日然後革之則征吉而

无咎戒占者猶未可遽變也

辨正 愚案爻辭多於本爻上下隔位取象如初九時未可革曰鞏用黄牛黄中色牛順物言當以柔中之道處之此取象於六二也六二雖以柔居中而聖人猶不欲其輕革曰已日乃革言當終此一卦以起革言三就之義此取象於九三也云已日以見不在此爻而又云乃革以致審慎之意此所以征吉而无咎也解者以為此爻即當革位似覺太早而

於九三猶言征凶九四方言改命之義俱不得其
次序

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

正義 石澗俞氏曰未當革而遽往適以滋弊耳何嘉之有
必往於已日當革之時則其有嘉美之功行釋征
字嘉釋吉无咎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正義 伊川程子曰九三以剛陽為下之上又居離之上而

不得中躁動於革者也在下而躁於變革以是而行則有凶也然居下之上事苟當革豈可不為也在乎守貞正而懷危懼順從公論則可以之不疑革言猶當革之論就成也合也審察當革之言至於三而皆合則可信也言慎重之至能如是則必得當乃有孚也已可信而衆可信也如此則可以革矣在革之時居下之上事之當革若畏懼而不為則失時為害唯當慎重之至而自任其剛明審

稽公論至於三就而後革之則无過矣

藍田呂氏曰九三居下體之上自初至三偏行三爻故曰革言三就至於三則民信之矣故有孚

紫陽朱子曰過剛不中居離之極躁動於革者也故其占有征凶貞厲之戒然其時則當革故至於革言三就則亦有孚而可革也

辨正

愚案内卦三爻皆言改革之難初九无論矣六二以柔處中而不輕於言革遂得征吉无咎九三剛不

當位易有輕躁之失其德正與六二相反征凶謂必不吉也貞厲謂不能无咎也惟審度至於再三則可以取信於天下而後可以言革矣大意皆謂不可輕革先儒反以貞厲爲固守不變殊失本旨

餘論

泉峯龔氏曰九三以過剛之才躁動以往則凶處當革之時貞固自守則厲惟於改革之言詳審三就則既无躁動之凶又无固守之厲得其時宜所以可革也

雲峯胡氏曰以其過剛也故恐其征而不已則凶以其不中也又恐其一於貞固而失變革之義則厲故必革之言至於三就審之屢則有孚而可革矣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正義 伊川程子曰稽之衆論至於三就事至當也又何之矣乃俗語更何往也如是而行乃順理時行非已之私意所欲爲也必得其宜矣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正義會稽虞氏曰將革而謀謂之言革而行之謂之命

陸氏希聲曰革而當故悔亡也爲物所信則命令不便於民者可改易而獲吉

劉氏長民曰成革之體在此一爻且自初至三則革道已成故下三爻皆以革字著於爻辭至於四則惟曰悔亡有孚改命吉也

伊川程子曰九四革之盛也陽剛革之才也離下體而進上體革之時也居水火之際革之勢也得近

君之位革之任也下无繫應革之志也以九居四剛柔相際革之用也四既具此可謂當革之時也事之可悔而後革之革之而當其悔乃亡也革之既當唯在處之以至誠故有孚則改命吉改命改為也謂革之也

紫陽朱子曰以陽居陰故有悔然卦已過中水火之際乃革之時而剛柔不偏又革之用也是以悔亡然又必有孚然後革乃可獲吉明占者有其德而

當其時又必有信乃悔亡而得吉也

辨正

愚案諸家皆以命為命令以理測之改命即彖傳之所謂革命也國家受命以興德衰則當改而非其人之德足以服乎天下之心則革而不當且有受其凶旤者矣乃可以言吉乎九四居革言三就之後已交說體是革道之成也故曰改命吉九五上六則既革之後矣

通論

雲峯胡氏曰自三至五皆言有孚三議革而後孚四

有孚而後改深淺之序也五未占而有孚積孚之素也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改命而吉以上下信其志也誠既至則上下信矣革之道以上下之信為本

泉峯龔氏曰信志即有孚之謂革以有孚為本信足以孚乎人心則可以改命而得吉矣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正義　伊川程子曰九五以陽剛之才中正之德居尊位大人也以大人之道革天下之事无不當也无不時也所過變化事理炳著如虎之文采故云虎變龍虎大人之象也以大人中正之道變革之炳然昭著不待占決知其至當而天下必信也

紫陽朱子曰虎大人之象變謂希革而毛毨也在大人則自新新民之極順天應人之時也九五以陽剛中正為革之主故有此象占而得此則有此應

然亦必自其未占之時人已信其如此乃足以當之耳

通論

泉峰龔氏曰革以孚信為主故彖與三四皆以孚信言至五之未占有孚則不言而信而无以復加矣

餘論

東谷鄭氏曰革之道久而後信五與上其革之成乎五陽剛中正居尊而說體盡革之美是以未占而有孚也其文曉然見於天下道德之威望而可信若卜筮罔不是孚虎變之謂也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正義伊川程子曰事理明著其虎文之炳炳明盛也天下有不孚乎

愚案大人虎變湯武是也以不得已之心而行順天應人之事其心迹昭然明著於天下故曰其文炳也使少有暗昧之私而為天下所難知難明則操莽之鬼蜮而非湯武之虎變矣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衡水孔氏曰居革之終變道已成君子處之雖不能同九五革命創制如虎文之彪炳然亦潤色鴻業如豹文之蔚縟故曰君子豹變也小人革面者但能變化其顔面容色順上而已革道已成宜安靜守正更有所征則凶居而守正則吉案君子豹變孔氏解是

紫陽朱子曰革道已成君子如豹之變小人亦革面以聽從矣不可以往而居正則吉變之之事非得已者不可以過故占者如之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正義 石澗俞氏曰小人居革之中幡然嚮道以順從君无不心悅而誠服或者乃謂革面而心不革非也

通論 藍田呂氏曰上六與九五皆革道已成之時虎之文修大而有理豹之文密茂而成斑其文炳然如火之照而易辨也其文蔚然如草之暢茂而叢聚也

䷱ 巽下離上

鼎元吉亨

正義　紫陽朱子曰鼎烹飪之器爲卦下陰爲足二三四陽爲腹五陰爲耳上陽爲鉉有鼎之象又以巽木入離火而致烹飪鼎之用也故其卦爲鼎下巽巽也上離爲目而五爲耳有内巽順而外聰明之象故其占曰元亨

辨正　伊川程子曰以卦才言也如卦之才可以致元亨也止當云元亨文羨吉字卦才可以致元亨未便有元吉也彖復止言元亨其羨明矣

通論

山齋易氏曰易之諸卦皆有象取諸物以名卦者鼎與井而已井以木巽水鼎以木巽火二卦以養人為義故皆以實象明之

雙湖胡氏曰自元亨外无餘辭唯大有與鼎

折中曰案上經頤卦言養道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然則王者之所當養比兩端而已下經井言養鼎亦言養然井在邑里之間往來行汲養民之象也鼎在朝廟之中燕饗則用之養賢之象也養民者存乎政行

政者存乎人是其得失未可知也故井之彖猶多戒辭至於能養賢則與之食天禄治天職而所以養民者在是矣故其辭直曰元亨與大有同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正義 衡水孔氏曰此明鼎用之美亨飪所須不出二種一供祭祀二當賓客祭祀則天神為大賓客則聖賢為

重亨帝尚質特牲而已故直言亨聖賢養須飽飫故言大亨也

伊川程子曰卦之為鼎取鼎之象也以木巽火以二體言鼎之用也以木巽火以木從火所以烹飪也鼎之為器生人所賴至切者也極其用之大則聖人亨以享上帝大烹以養聖賢聖人古之聖王大言其廣也上既言鼎用之矣復以卦才言人能如卦之才可以致元亨也下體巽為巽順於理離明

而中虛於上為耳目聰明之象凡離在上者皆云柔進而上行柔在下之物乃居尊位進而上行也以明居尊而得中道應乎剛能用剛陽之道也五居中而又以柔而應剛為得中道其才如此所以能元亨也

愚案鼎者養人之器取以卦名以鼎喻天下也天下非聖人不可有故遂言聖人祀天養賢之事以上下卦體言曰巽而明以爻位言曰得中而應乎剛

剛者天德能巽天以從天德而後可以有天下也

卦體爻位如此故彖辭直曰元亨與大有同矣

耳目聰三字宜衍彖傳中言卦才无此例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正義 臨淄房氏曰鼎者神器至大重正位凝命命法其重

大不可遷移也

紫陽朱子曰鼎重器也故有正位凝命之意猶凝至

道不凝之凝傳所謂協於上下以承天休者也

秋山王氏曰鼎形端而正體鎮而重君子取其端正之象以正其所居之位使之愈久而愈安取其鎮重之象以凝其所受之命使之愈久而愈固

雲峰胡氏曰鼎之䶊正然後可凝其所受之實君之位正然後可凝其所受之命

通論

東谷鄭氏曰革以改命鼎以定命知革而不知鼎則天下之亂滋矣

初六鼎顛趾利用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辨正

愚案初爻在下故為趾以其柔也故為顛鼎而顛趾似非所宜然其中之否惡因是而出則亦鼎之利也鼎居革後此爻適際其間有除舊布新之象焉舊盡於上而新生於下必有崛起側陋而纘承大統者如舜禹之起於匹夫湯武之興於侯服不必論其始之賤也因妾而得其子復何咎乎又鼎腹有室象趾之顛室之側也故為得妾之喻舊解未確○无咎重以其子

存疑 伊川程子曰六在鼎下趾之象也上應於四趾而向上顛之象也○又曰初六本无才德可取故云得妾言得其人則如是也

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鼎覆而趾顛悖道也然必非為悖者蓋有傾覆否惡之時也去故而納新瀉惡而受美從貴之義也

愚案去故而納新即舍賤從貴之義程傳甚確又以

柔從剛巽之本體從貴即謂從剛此傳釋出否而

得妾之說亦在其中

餘論 陸氏希聲曰趾當承鼎顛而覆之悖也於是出其惡

故雖覆未悖猶妾至賤不當貴以其子故得貴焉

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是也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辨正 愚案九二在內卦之中所以實鼎者此也故曰鼎有

實鼎者大器人之所爭我有是鼎而无德以堪之

則天下皆起而我仇我疾矣二剛而中能以德守踞使天下興愛戴之誠泯憎怨之心則雖有欲問是鼎者而无由至其前矣故曰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其吉為何如乎仇傳曰怨耦是也舊解意似未安

存疑

伊川程子曰二以剛實居中鼎中有實之象鼎之有實上出則為用二陽剛有濟用之才與五相應上從六五之君則得正而其道可亨然與初密比

陰從陽者也九二居中而應中不至失正已雖自守彼必相應求故戒能遠之使不來即我則吉也

紫陽朱子曰以剛居中鼎有實之象也我仇謂初陰陽相求而非正則相陷於惡而為仇矣二能以剛中自守則初雖近不能以就之矣是以其象如此而其占為如是則吉也

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辨正　愚案慎所之猶言不可以不擇術也終无尤釋不我

能即之意

存疑 伊川程子曰鼎之有實乃人之有才業也當慎所趨向不慎所往則亦陷於非義二不能暱於初而上交六五之正應乃是慎所之也我仇有疾舉上文也我仇對已者謂初也初比已而非正是有疾也既自守以正則彼不能即我所以終无過尤也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正義 紫陽朱子曰以陽居鼎腹之中本有美實者也然以

過剛失中又居下之極為變革之時故為鼎耳方革而不可舉移雖承上卦文明之腴有雉膏之美而不得以為人之食然以陽居陽為得其正苟能自守則陰陽將和而失其悔矣占者如是則初雖不利而終得吉也

愚案方雨虧宜句悔宜句耳宜在上三猶居下卦適當鼎腹而未及於耳之用故為鼎耳革猶足本在下四已交上卦亦適當鼎腹而不及於足之用故

為鼎折足也鼎之行以耳鼎既无耳則凝滞於此而不可行矣鼎耳革其行塞以喻有天下者廢聽善之具而阻公正之階也雉膏不食以喻雖有至道而不知其美也方雨而虧以喻擁膏澤而不被於物也皆言其巽極而躁剛而不中以失持鼎之義也然處羣剛之間或能翻然而自覺其誤則終邀其吉亦理之所有當此不可以不知悔矣故曰悔終吉

存疑

伊川程子曰鼎耳六五也為鼎之主三以陽居巽之上剛而能巽其才足以濟務然與五非應不得於君則其道何由而行革變革為異也三與五異而不合也其行塞不能亨也

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辨正

愚案不曰无耳而曰耳革者明非无耳雖有耳而不為之用也然自是而為廢鼎矣故曰失其義也猶不能聽正言行正道則為失有天下之義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正義 山陽王氏曰渥沾濡之貌也既覆正餗體爲沾濡知小謀大不堪其任受其至辱災及其身故曰其形渥凶也

漢上朱氏曰其形渥羞赧之象澤流被面沾濡其體也

通論 雲峰胡氏曰初未有鼎實故顛趾而出否四已有鼎實故折足而覆餗

餘論 安定胡氏曰夫鼎之實必有齊量不可以盈溢若過盈溢則有覆餗之凶君子之人雖有才德亦有分量若職事過其才分則有隳官之謗矣

東坡蘇氏曰鼎之量極於四其上則耳矣受實必有餘量以為溢地也溢則覆矣

存疑 紫陽朱子曰晁氏云形渥諸本作刑剭為重刑也

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大臣當天下之任必能成天下之治安

則不誤君上之所倚下民之所望與已致身任道之志不失所期乃所謂信也不然則失其職誤上之委任得為信乎故曰信如何也

紫陽朱子曰言失信也

六五鼎黄耳金鉉利貞

正義 山陽王氏曰居中以柔能以通理納乎剛正故曰黄耳金鉉利貞也耳黄則能納剛正以自舉也

秋山王氏曰黄中色謂五之中也金剛德謂上之陽

也主一鼎者在乎耳耳不虛中則鼎雖有鉉而无
所措耳而无鉉則鼎雖有實而无所施故鼎之六
五虛其中以納上九陽剛之助而後一鼎之實得
以利及天下猶鼎黃耳得金鉉也曰利貞亦以陰
居陽而有此戒

辨正

雙湖胡氏曰程傳及諸家多以六五下應九二為金
鉉本義從之然猶舉或曰之說謂金鉉以上九言
竊謂鉉所以舉鼎者也必在耳上方可貫耳九二

在下勢不可用或說爲優然上九又自謂玉鉉者金象以九爻取玉象以爻位剛柔相濟取

愚案舉天下者心猶鼎之舉以耳也治心者道猶耳之貫以鉉也非耳无以受鉉黄耳金鉉言能虚中以聽於道則可以勝天下之重矣鉉與耳相連金鉉應指上九不得下取九二輔嗣最重應例於此亦否義不同也

通論

童溪王氏曰在鼎之上受鉉以舉鼎者耳也六五之

象也在鼎之外貫耳以舉鼎者鉉也上九之象也

存疑

紫陽朱子曰五於象為耳而有中德故云黃耳金堅剛之物鉉貫耳而舉鼎者也五虛中以應九二之堅剛故其象如此而其占則利在貞固而已或曰金鉉以上九而言更詳之

象曰鼎黃耳中以為實也

正義

吳郡陸氏曰得中承陽故曰中以為貴

白雲郭氏曰中以為實者六五陰虛以黃中之德為

實也猶坤之六五美在其中之道也

象曰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正義 伊川程子曰井與鼎以上出為用處終鼎功之成也在上鉉之象剛而温者玉也居成功之道唯善處而已剛柔適宜動靜不過則為大吉无所不利矣

通論 山齊易氏曰鼎與井其用在五而其功皆在上井至上而後為元吉鼎至上而後為大吉皆所以全養人之利者也

雲峰胡氏曰上九一陽横亘乎鼎耳之上有鉉象自六五之柔而視上九之剛則以爲金鉉上九下得六五之柔則以爲玉鉉

愚案五耳象也上鉉象也五言耳而兼言鉉者言有五之黄耳而後可以受鉉非謂五既爲耳又爲鉉也至若五上視上九而爲金鉉上下視六五而爲玉鉉耳與鉉二物相爲用而不可解故有此象而因以喻剛柔相濟之道其實金鉉玉鉉皆上九也

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正義 横渠張氏曰剛柔節謂五承之也

伊川程子曰剛而溫乃有節也上居成功致用之地而剛柔中節所以大吉无不利也

辨正 愚案剛柔節當以五上二爻相爲用說非上九以剛居柔之謂也

大易擇言卷二十六